

鶴壁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文化部举办的国庆十周年在京演出文艺团体招待会。鹤壁市豫剧团女演员陈慧秋（后排正中）荣幸地与周总理同席。图为各界文艺团体代表向周总理敬酒。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影

目 录

扈全禄的罪恶一生·····	王树榕整理 (1)
匪首扈全禄传略·····	刘佩甫等收集
	浚县志总编室整理 (14)
扈全禄被歼记·····	陈学增、崔玉昆 (18)
记土霸王的京城	
——豫北蒋家天下解剖之三·····	李 甫 (27)
沁博地区抗战根据地创建历程·····	郭工丞 (30)
一封书信退溃兵·····	李庆杰 (39)
在去华北的途中·····	吕 艾 (43)
我对鹤壁民众自卫社的回忆·····	孙绳武口述
	祁世恩 聂世修整理 (49)
忆武工队在大别山的斗争·····	邵 云 (54)
石友三烧毁少林寺史实·····	郭长敏 (62)
我所知道的文字狱·····	胡连科 (65)
陈璐宪贪污巨款案记述·····	刘佩甫 (71)
忆日本侵华罪行片断·····	刘高庭 (75)
浚县日伪县长魏世忱任内的事·····	刘佩甫 (82)
日伪县长王实坪之死·····	刘佩甫 (89)
青木要杀周文谟的始末·····	刘佩甫 (91)

“大仙会”夜袭码头日本侵略军……………刘佩甫(96)

鹤壁山河概貌……………李 地(98)

“黎”、“浚”来历初考……………任思义(104)

浚县历史沿革……………任思义(107)

天宁寺……………任思义(109)

碧霞宫……………任思义(112)

淇县沧桑……………石同勋(115)

朝歌览胜……………石同勋(118)

云蒙仙境……………石同勋(121)

摘星楼与摘心台……………李广清(123)

艺坛沧桑

——记鹤壁市豫剧团的前身黄河工人文工团

……………王鹤金 杜绪章 高志勤(124)

珍贵的照片 幸福的回忆……………合 金(130)

“同乐班”在淇县……………燕昭安(133)

精忠中学史略……………胡连科(135)

道口“义兴张”烧鸡的历史与技术

……………张恒兴口述 廷书、史零整理(140)

淇河鲫鱼及其制做

……………徐明武口述 成义、史零整理(144)

鹤壁旧时民间娶亲的风俗习惯……………胡连科(147)

资料辑录(一)、(二)、(三)……………文史辑(151)

扈全禄的罪恶一生

王树榕整理

一、栽下祸根

扈全禄，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原陵县庞村乡扈堂村（现属鹤壁市郊区），兄弟四人，按“福、禄、祯、祥”排列，扈全禄排行老二，其大哥扈全福，三弟扈全祯，四弟扈全祥。

扈全禄从小顽皮、刁诈，幼年读私塾一年，上小学一年，就辍学在家。他厌恶劳动，羡慕地主阔少爷的生活。十几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浚县巨桥集一家铁匠铺里当学徒，不到一年，因行为不规被赶了出来，后又到一家饭铺里当学徒。当时巨桥集上有两个土匪头子，安全国和冯焕章，经常在夜间吸毒、吃喝、抢劫架票，作恶多端，周围村庄的地主慑于土匪的淫威，不得不表示对他们尊重。对于这些情况，扈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决心效仿。他偷偷跑到淇县西山老寨上，在土匪大旗苏华的部下，当了一名喽罗兵。二十来岁的大好年华，却干起了敲诈、勒索、抢劫、偷盗之类的营生。一次，扈随众匪到汲县柳位村架票（即把人绑架走，限期以钱赎人，如到期不赎者，就将人杀掉），被村民捉住。群众对土匪愤恨至极，将要杀他时，他的小脑袋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谎称：“我家住在某村，是土匪头子大旗架来的票，因为我是后娘，父亲不出钱赎我，大旗逼我出来帮他架票挣钱，

我是出于无奈，父老乡亲们救救我吧！”他说时声泪俱下，样子装得十分可怜。善良的村民受了骗，将他放了。他跑回老寨后，其他土匪告诉他说：“年成（寇匪的小名），你丢了枪，大旗非杀你不可！”寇全禄听后，心中害怕，怎么办？就又想出一个鬼点子，趁吃饭时，他跑到苏华的母亲面前，双膝跪下，磕头不迭，边喊干娘边诉说：“干娘呀，你认下我这个干儿子吧，苏大哥待我恩重如山，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我愿认你为干娘，今后就跟亲儿一样，孝敬你老人家一辈子。”又说：“干娘呀，今天你要是认下我这个干儿子，我就谢天谢地了，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干儿子，我就跪死在你面前不起来。”开始老太婆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晕了，经过思索之后，又看到这小子怪精明，怪可怜的，就认了下来。于是寇全禄就成了苏大旗的干弟弟，丢枪的事情不但一笔勾销，而且成了寨上的红人。寇在他干哥的带领下，抢劫、诈骗、奸淫、掳掠、架票、杀人，坏本事学全，这就为他罪恶的一生，栽下了祸根。①

二、拉杆为匪

寇全禄在苏华被刺身亡之后回到家中，因惯于抢劫、偷盗、游手好闲，就于一九三五年到汤阴县保安大队三分队当兵。在此期间，他利用各种关系，结交狐朋狗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尤其赌博成性，每逢输了钱，就去劫路、偷窃，此举为大队长牛茂昌所不容，不久将寇开除。之后，他重操旧业，招兵买马，独树大旗，仍以西山老寨为巢穴，当起了土匪司令。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北平和天津。

随后又集中二十多个师团，约三十万人，沿津浦、平汉、平绥线，分三路向华北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以致损兵失地，节节败退，很快逃过黄河。豫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小土匪乘机而起，贫苦百姓民不聊生。这时扈全禄看到有机可乘，随即窜下山来，收集国民党残兵败将，夺取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他又与浚县巨桥集上的土匪头子靳会臣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拼凑成一个“司令部”。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侵占了浚、淇两县平汉路沿线，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广大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纷纷建立抗日武装，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这时，扈全禄也带领其人马，对日伪散兵打了几个小小的胜仗。因此，他的名声为之一震，庞村、巨桥一带，有些富户愿将自己的看家武器拿出来，供扈抗日所用，并愿出一些粮款，资助于他。扈全禄看到时机已到，就利用拉关系、拜把子、物资引诱等手段，将国民党军队残部和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网罗于他的招兵旗下；一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农民，也误入他的门中。这时，他为了拢络人心，抬高身价，通过下请帖、用轿车接送等手段，从当地聘请了一些士绅名流，如姚秀生（后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建章、延陵升等人，作为他的僚属。有些爱国知识青年和社会上的开明人士，象姚步霄、郭栋材、吕尊等人，也先后加入了他的队伍。②这些开明人士加入扈的部队后，为他制定了一些好的措施，如自愿来当兵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带枪来投者给予重赏。还提出“打倒侵略我们的日本人”作为奋斗目标。开始扈对这个口号不愿接受，他主要是想乘机扩充实力，对于

抗日并无诚意。姚步霄等人对他耐心开导，陈述利害，申明大义，促其抗日。这个口号为广大群众和扈部多数官兵所拥护。扈迫于形势，也就暂时勉强接受下来。从此，他的队伍迅速扩大。扈全禄则以他惯用的伎俩，亲自带队，强行向地方派夫抓兵，有敢违抗者，就大肆屠杀百姓，以武力征服。数月后，队伍由原来的几百人扩大到四、五千人，“司令部”下设政训、参谋、军械、军需、军法、秘书、招待、副官八大处。一九三八年初，国民党六十八军驻扎浚县，委扈为浚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扈部所属三个旅：第一旅旅长王顺和（淇县大李庄人），驻在卫贤集；第二旅旅长靳会臣（后为三旅），驻在巨桥集；第三旅旅长牛英德，驻在淇门镇。后来，淇县一带的地主土豪，因怕扈部骚扰，也把地主武装归附于扈，编为第四旅，旅长靳善宇（淇县庙口人），驻在当地。另外，象阎希孟、兰灿然、何华甫、王国潘等人纠合起来的地痞流氓武装，也听从他的调遣。这时，扈全禄以为腰杆已硬，羽翼已丰，就设法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寻找靠山，亲自带领人马到淇县与日军司令米山接头。③一九三八年六月，扈又与日伪浚县县长潘景阳勾结，公开投靠日军，当了汉奸。日寇正感侵华力量不足，却跑出一个土匪司令来投靠，随加封扈为“河南省剿匪司令”，所部改称“大日本皇协军”。其间，一些爱国人士姚步霄等人，极力反对，也曾竭力劝阻，扈匪全然不听。他野心勃勃，以为有日军作靠山，不仅能当豫北和河南的“剿匪司令”，还能当河南的“督军”，甚至可以坐天下，称“皇帝”。扈在国民党及日本侵略军两方势力支持下，更加暴戾恣睢。七月，扈匪进驻浚县城、道口镇和滑县城，在各城门设卡，盘查行人，对可疑或不顺从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砍头、铡死，并将人头悬

挂城门、庙门或牌坊上，以震慑民众。扈驻浚县城不足一月，就杀害无辜百姓百余人。④他为向其日本主子讨好，疯狂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残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作恶多端，罪大恶极！

三、一次被歼

一九三八年九月，为肃清浚县、滑县、淇县等地的伪军，解放劳苦大众，我青年纵队、六八八团、六八九团和新一团，奉命组成漳南兵团，由杨得志、王新亭同志统一指挥，进行漳南战役。扈全禄得知八路军要歼灭浚县、滑县、淇县等地区的伪军，他为保存实力，苟延残喘，就想脚踩三只船：一是投靠日本当了皇协军；二是继续与国民党挂勾；三是要与八路军接触。他对郭栋材说：“八路军来了，应该与八路军接头。”于是就派牛广生、郭栋材等人，到滑县上官村附近一个村里，找到了八路军青年纵队。纵队政委徐深吉、司令员段海洲接见了他们。牛、郭二人说明来意后，纵队首长对他们说：扈全禄现已投降日本，打的是皇协军的旗号，你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抗日救国，劝说扈全禄尽快起义，摘掉皇协军的牌子。牛、郭回去后向扈汇报，扈当时答应说：“咱们不能空手去，要干出点成绩来再去投。”纵队作好了接应扈部起义的准备，一直等了半个月之久未见行动。⑤中旬，杨得志司令员亲率部队挺进浚县境内，驻在城关乡王庄村。扈匪玩弄花招，故意拖延时间，我漳南兵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在滑县城、道口镇、小河集等地，将扈全禄匪部包围。团长韦杰同志向扈写了劝降书，再次劝他投降。扈匪软硬抵抗，派出代表姚步霄与我方联系谈判。姚对扈的卖国求

荣、胡作非为之举早已不满，便将扈的作战部署、兵力配备等情况告诉了我方。我方根据掌握的敌情，及时作了周密部署，组织强大火力，向扈都发起了猛烈攻击。扈匪这群乌合之众遭我打击后，便仓皇逃窜。二十六日，扈率残部继续西窜，在平汉路西遭到我六八七团、六八八团的截击，他又逃往汤阴、淇县交界的邢盆口一带，又次遭到我伏击部队的痛击。此次战役，除扈带领少数匪徒逃窜外，其余六千余人全部被歼，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战马数十匹。

四、东山再起

扈全禄受到这次沉重打击后，并没有放下屠刀，改恶从善，而是继续为非作歹，与人民为敌。他逃到山西在一家澡塘里隐藏了一段后，又潜回他的老家扈堂村，窥测风向，等待时机。他在家龟缩了几天之后，就偷偷跑到濮阳，投靠了国民党十三行政区专员丁树本。丁委任他为第十七纵队队长。此后，扈全禄回到庞村、扈堂一带，搜罗残部，并勾结伪巨桥区一个姓刘的区长，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扩充队伍。他规定：（一）凡是扈的老兵，被八路军打垮或被俘放回者，必须按期归队，违者，格杀勿论；（二）在战斗中被打死者，老子死了儿子顶替，哥哥死了弟弟顶替，没有亲人的近族顶替；（三）死亡士兵无亲人近族者，由本村保甲负责，出粮五石，买兵顶替；（四）从通知后十五天不到队者，家灭九族。这种强行扩兵的规定，迫使当时以兄弟、叔侄互相顶替者为最多，也有外甥跑了把舅舅抓来的，也有父子相顶替的。如小李庄的关玉良跑了，把他六十岁的老父亲关启泰抓来了；姜庄的李仲德跑了，抓来了他十五岁的儿子李红丑。这

种株连 家族 亲友、灭绝人性的 招兵手段，造成许多贫苦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愤恨地说：扈全禄的兵是“辈子兵”、“辈辈兵”。扈靠这种残暴的扩兵手段，又拼凑了千余人的队伍，后来又扩充到两、三千人。老巢设在鹤壁的西南山、贺家一带，部队盘踞浚、淇两县平汉路两侧，继续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危害革命，涂炭百姓，给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灾难。⑥

五、杀人魔王

一九三九年春天，扈全禄又投靠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被委任为“第八支队司令”，负责滑县、浚县、淇县、汤阴等县的地方“治安”。从此之后，他更加有恃无恐，与革命为敌。扈全禄象冬眠过的毒蛇刚刚苏醒过来一样，更加凶残，仇恨革命，残害人民，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他心狠手毒、嗜杀成性，曾说：“我三天不杀人，闻不到血腥味，就感到不好受。”他为报私仇，在赵岗一次杀死崔、刘两姓无辜群众三十余口。扈带领匪众到葫芦套、曹洼一带进行野蛮扫荡，抢粮索款，奸淫掳掠，遭到群众反抗，杀死村民一百余人，烧毁房屋三百余间，粮食、牲口、财物被抢劫一空。一九三九年在一九四〇年，他在鹤壁西南山和贺家一带，抓住八路军战士、民兵和革命群众，就从高山顶上往下推，摔在石头上，然后掉进河里。悬崖 那块 大青石上 凝血 数寸，淇河滩上尸骨成堆。一九四二年初，扈象饿狼一样窜下山来，魔爪伸向浚县南部和滑县一带，疯狂破坏我抗日活动，屠杀革命人民。一次，扈在滑县王庄抓到十二名八路军家属，他亲手杀死七名。扈全禄从发迹到覆灭，十余年间，血

债累累，恶贯满盈，据不完全统计，杀害干部、民兵和群众约五千余人。杀人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有枪杀、砍头、活埋、铡死、生剥、锅煮、油炸、投河、大卸八块等十几种，最为残忍的是将活人钉在大树上，剥去人皮，使人活活痛死，其惨状目不忍睹。⑦扈匪还带领匪徒烧毁群众房屋两千余间，抢劫财物不计其数，其罪恶之大，罄竹难书。

六、二次被歼

“有奶便是娘”的扈全禄，并不满足当一个土匪“司令”，他早已和驻扎在汤阴西部、鹤壁、林县一带的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挂上了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对日宣战，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力量结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九四二年一月，英、美、苏、中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正式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日寇为了加紧对中国的略侵，以便进一步在国际上采取冒险行动，一方面对敌后进行“强化治安运动”，另方面对国民党继续进行诱降和迫降，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曲线救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寇扫荡太行区根据地时，庞炳勋、孙殿英率部公开投降日军，被日军整编为伪二十四集团军，庞、孙被委任为正付总司令。庞、孙公开投敌后，打着国民党中央军招牌、盘据在豫北地区的顽杂部队也纷纷投降日寇。原国民党专员杜淑波委任为伪六军军长，李旭东为副军长，扈全禄为杜部第六旅旅长。一九四三年七月，驻守在新乡至安阳

间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在一部分日军配合下，分别向我太行区的林县和冀鲁豫边区的卫河以南地区进犯。向我林县进犯的是盘据在平汉路以西的敌军主力，二万多人。向我卫南地区进犯的是伪六军等八千余人。进犯卫南的敌人，其主力李旭东驻滑县东南大范庄、袁庄、焦虎集一带，扈全禄部驻在瓦岗集附近的梦庄。滑县、卫南县的大片土地沦为敌占区。为了对进犯之敌给予有力打击，我冀鲁豫军区组织了卫南战役。敌人孤军深入，而且驻地分散，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七月三十日，敌军两千多人向我作试探性进攻，我军以一部兵力坚守阵地、吸引敌人，以大部兵力向两翼和侧后包围，一举将敌击溃，毙伤俘敌一千多人，然后经过七月三十一日焦虎集战斗，八月二日瓦岗集战斗，八月十九日袁庄和大范庄战斗，卫南战役即胜利结束。在梦庄战斗中，除扈全禄带领十几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⑧这次战役，共歼灭敌军五千六百多人，除收复被侵占地区外，并建立了卫南、滨河、滑县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对保证我军与李仙洲部作战的顺利进行，粉碎庞炳勋部对太行区的“蚕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营建巢穴

扈全禄带领少数残兵逃至浚县的双鹅头，匪性未改，又搜罗残部七、八十人，集合在一个场上训话：“弟兄们！不要泄气，甭看我们只剩下七、八十个人，七、八十条枪，我们的人马很快还会多起来，对付共产党不行，对付老百姓还是绰绰有余。”他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在此稍事休整后，又潜回他的老家庞村、杨小屯、扈堂一带，采取他惯用的反革

命伎俩，重新网罗散兵，强抓壮丁，扩充人马，继续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⑨

一九四四年，日寇又委任扈为伪第六方面军暂编陆军独立步兵第十六旅一九六团团团长，同时又是国民党河南第三专区民众自卫集训总队第四团团团长。所属四个营、一千三百余人，团部、一营（营长田永富）、特务连、谍报队、话剧团驻在杨小屯；二营（营长石燕青）、兵工厂在庞村；三营（营长姓张）驻在辛村；四营（营长胡四东）驻在巨桥。

在鄂“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扈匪为了保住土霸王地位，除从主子那里领取部分枪支弹药外，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派副官刘志刚在庞村筹建修械所，一九四三年开始制造步枪，一九四四年底扩建为兵工厂，技工由十人增加到五、六十人，分为锻工、钳工、机工三个班，平均每天出步枪一支或三天出轻机枪一挺。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共造步枪五百余支，机枪七十余挺。⑩

扈全禄为了称霸一方，当上“土霸王”、“土皇帝”，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大兴土木，在杨小屯营建巢穴。杨小屯在平汉路浚县车站西北六公里的地方，村四周修起了三里多长的寨墙，挖出一丈多深、三丈多宽的护城河，墙上开有拱形的寨门，在寨门两边的护城河上架起了两座石桥，右边的叫“复兴桥”，左边的叫“民族桥”，寨门上刻着“建国门”三个大字，寨门里写着“精气神”横额，两边的寨墙上还写着两幅大标语，左边是蒋介石《剿匪手册》上的第一句话“国家兴亡军人之责，盗匪不除军人之耻”，右边是“拥护我们的蒋主席，建设新中国”。这一切都表明，扈全禄这个土霸王一心仿效他的主子蒋介石，要作蒋家王朝的一个小诸侯。

扈全禄营建的巢穴，建有七座高大的炮楼，每座都有一个名子，什么“威德楼”、“孝悌楼”、“忠勇楼”、“礼义楼”、“廉耻楼”等等，其实扈全禄是一个最缺道德、不讲礼义、不知廉耻的土匪、汉奸、杀人魔王、五毒俱全的色鬼。他有三个老婆，八、九个姘头，奸污蹂躏过不少妇女。他看中了伪浚县教育局长的女儿，这位局长就得把女儿送上；他看上了他的部下一个连长的妻子，就活埋了这个连长；为了霸占其副司令王鹤亭之妻，便将这个副司令杀掉。他每到一处，除杀人、放火、抢劫之外，便是残害妇女，十余年间，扈一人就奸污妇女数百人。

扈匪搜刮民财、霸占庄田、对群众敲诈勒索，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他营建巢穴、修筑工事的一切费用，全系民脂民膏，所征亩捐每亩竟达三百余斤，征用民工十余万人次，整个土木工程耗资折粮达一千二百多万斤。扈为修筑寨墙和开挖护城河，强迫拆除村西、村南两条街、七十六间民房，拆除稍迟者就被强行赶了出去，搞得许多人家倾家荡产，无家可归，逃荒在外，被逼死、饿死、冻死者到处可见。

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采邑”内臣民的一切都是他的。如扈堂村有一教书先生叫范树桐，原有六十亩好地，被扈以每亩一斗粮的地价强行“买”去，又以三斗粮“买”了这位教书先生的七间瓦房和三间草房。扈全禄就是采用这种手段霸占庄田的。据当地群众说，扈有两千多亩土地，二百多家佃户，其实何止这些！临解放的前一两年，群众辛勤劳动一年，每亩收粮不到一石，而扈却要一石二、三斗，不少人家为了免受摊派，不得不将土地白白送给他。他在庞村开了个“合作社”，所用柴草、运送货物的工具、人工，都向老百姓摊派，其他苛捐杂税更是多如

牛毛。群众说：“他想不出来的不要，想起来什么就要什么”，“吃的用的都给要光了”，“八路军再不来，就活不下去了”。⑫

八、彻底灭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假和谈，真内战”的手段，集结力量，网罗伪军，调兵遣将，加速进行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此时，国民党专员赵质臣在安阳组阁，又委任扈为“安专第三保安大队队长”。扈全禄没有因为日寇投降而失势，反而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同年秋天，我党组织派十一名党员到扈部找一个姓王的地下党员联系，因王叛变告密，扈下令将他们全部逮捕，除三人逃出外，其余八人被活埋在刘庄村。十月，扈全禄派特务队把我人民政府关押在鹤壁集监狱的反动“孙真会”会首全桂林和国民党汤阴抗敌副司令牛茂昌劫走，还打死我两名岗哨。⑬浚县反动县长盛绍汉在扈的支持下，长期盘据在刘庄一带，疯狂杀害我革命干部和民兵，仅一九四六年被其残杀的就有一百多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完成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大军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又集中九十个旅近七十万人，向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十八日，党中央撤出延安，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为了配合主力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晋冀鲁豫野战部队在豫北发起攻势，举行豫北战役。四月五日，刘邓大军三纵陈锡联部七旅，在汤阴、淇县等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下，包围了扈匪的老巢庞村、杨小屯等据点。我军首先用炸药炸开了寨墙，炸掉了炮楼，在机枪掩护下攻进寨内。经过激烈战斗，毙伤营长田永富以下官兵二百余人，俘营长、副营长以下官兵八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步枪五百余支，粮食八千多石，兵工厂一座，电台一部，鸦片六十多斤，以及残害人民的镣铐、铡刀等刑具。^⑭

战后，扈全禄逃窜到郑州。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又因扈匪杀人很多，民愤极大，有碍名声，就将扈逮捕，押解到开封。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军解放开封时，扈扮成一般犯人逃到新乡，投靠了大土匪王三祝。这个时期，扈的堂弟扈全贵，为探听消息，替其兄寻找出路，几次到汲县找李先贤同志，声称其兄准备逃往南京。李为将他稳住，不让扈匪逃窜，告诉扈全贵：“你哥过去有罪，可以立功赎罪嘛，跑到南京干什么？”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新乡解放时，在菜市街一家粮店里，将扈抓获，押送到安阳，后转押到淇县。九月二十一日即召开公审大会的前一天夜间，扈将被子撕成布条，捻成绳子，自缢而死。第二天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扈的尸体拉到刑场，又枪毙一次，明示正法，以平民愤。而后，群众一轰而上用石头、砖头将尸体砸了个稀烂。至此，结束了这个土匪、汉奸、杀人魔王的罪恶一生。^⑮

注释：

① ③见《吕尊回忆录》。